

雁郊原乡

莺飞草长戏蜂蝶

■陆亚利

迎春花比它的叶子醒得早，花骨朵如小铜铃般，稀稀落落系上瘦削的软枝条，伙同河边的柳树，引诱桃树、李树、野刺玫、斗篷刺绽开花蕊，搅浓春的气息。春雨浇绿地菜子，阳光刷黄油菜花，重新涂抹大地的七彩生机。薄云闪开的日子，太阳洒下一片热情，褪去人们的重重暖衣，放纵孩子们尽情摩挲大地。

抵御几番春寒，桃花模仿腊梅的样子，爬上道劲的枝干，哄骗几只饥饿的野蜂傻傻地捧场。桃叶很快遮蔽桃花的羞赧，怂恿梨花较劲腊梅傲雪，引来一群蜜蜂嗡嗡嗡嗡地喝彩。桃李争春停息，南风阵阵吹拂，金黄的油菜花海波浪起伏，裹挟蜜蜂晕乎乎地放肆冲浪。一群孩子在花浪中穿梭，头顶的油菜花环时隐时现。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混入蜜蜂单调的大合唱，调谐了原野敲响的春的旋律。蜜蜂飞落油菜花瓣，收紧翅膀，一头扎进刚刚绽开的花蕊，贪婪吮吮花蜜。一只小手悄悄伸过来，手指如同母鸡啄食一般，将蜜蜂连同花瓣抓牢。蜜蜂急骤地嗡嗡直叫，还未缓过神来，已被塞进玻璃瓶里。瓶盖隔断嗡嗡声，蜜蜂抖落一身花粉，耷拉着翅膀在瓶壁爬行。孩子尖声笑着：“嘿嘿嘿嘿，我又捉到一只啦！”

抓回半瓶子蜜蜂，倒腾进木箱纸盒，放几朵油菜花，幻想蜜蜂能够像母鸡下蛋一样，生出一些蜂蜜来。父亲说：“蜜蜂关在盒子里，不吃不喝，没有蜂房，吐不了蜜，哪里会产蜂蜜？到东山町对面的朱家坳看一看，就晓得吗回事啰。”原来，在去二塘的必经之路，有个地方叫朱家坳，山坡上摆着百多个暗绿色的蜂箱，像一溜小长城。满山满町的蜜蜂，都是从朱家坳飞来的。养蜂人是浙江来的，已经驻扎这里辛辛苦苦养蜂好几年。养蜂人的儿

子与租住人家的漂亮妹子日久生情，妹子家里开始坚决反对。后来几经波折，小伙子用诚心耐心真情感化，欢欢喜喜把妹子娶回浙江。喝回门酒时，本地年轻后生不无醋意地开玩笑：“你咯甲浙江佬仇怕是采花大盗啊，把咯有相咯湖南妹子都采到手哒，恭喜恭喜！”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妹子跨省远嫁，自主追求甜蜜和幸福，着实有些轰动效应。

开开心心捉蜜蜂，也有哭哭啼啼的时候。抓取手法不对，蜜蜂的毒刺像投掷落地的标枪一样，狠狠斜插手指上。不管多快拔除，肿包都会又痒又痛。照着大人们的经验，迅速涂抹口水，稍稍能够止住一点痛痒。穿行在蜂群密集的地方，警觉的蜜蜂以为受到攻击，冷不丁在额头上蜇一下，隆起一个大肿包。要是恰巧蜇在眼眶边，眼睛肿得眯缝成一条线，伙伴们趁机打趣：“你吗恰起雷胖啦？”运气不好，蜇出两三个肿包，痛得哇哇直哭跑回家。做娘的骂着抢下瓶子，赶紧找到喂奶的堂客挤一点奶水，涂上肿包。这个方法灵验，比自然消肿快很多。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收干泪水又拿起瓶子赏玩起来。过不了几天，照旧跟着伙伴们跑进蜜蜂乱舞的油菜地里。

菜园篱笆、山坡田塍缀满野刺玫花，绛紫、粉红、淡黄、雪白，一群蝴蝶无所适从。几番盘旋纠结，一只黑蝴蝶终于降落在野刺玫的白瓣黄蕊上，前腿快速搓揉花粉，轻轻扭动触角，口啄贪婪吸食花蜜。孩子们屏气盯梢已久，个子高点的男孩蹑手蹑脚靠近花丛，拇指食指合成丫杈，突然从蝴蝶身后夹住悠悠摆动的翅膀。一阵扑腾，脚杆抖落的花粉四溅。伙伴揭开罐头盖，黑蝴蝶乖乖地落入罐中，扑棱着翅膀，搅得先前囚禁的几个同族一阵骚动，满罐

子浮起翅膀掉落的粉屑。

正午以后，太阳吸干翅膀的露水，小个白蝴蝶一身轻盈，随风忽高忽低，在花草丛里快速翻飞。大公鸡大母鸡追逐啄食，偶有收获。羽翼未丰的小鸡，吱吱地尝试捕捉，奔跑一大圈，傻傻地也斜着眼睛，无功而返。小个白蝴蝶飘忽不定，用手捕捉很难如愿。伙计们各显神通，用旧蚊帐布围成的捞兜捞撮，拿破蒲扇扑扇，或者干脆脱下外衣扑打。从菜园追到山坡，从田埂追到塘塍，罐中的蝴蝶挤得满满当当，笑容在暖阳晒红的脸蛋上漾开。

回到禾堂坪，摆开捕捉蝴蝶战果的擂台。比了数量比花色，比了花色比大小，各有千秋，互不认输。一个邻家小妹隔着一圈罐头商标，看不清一只花蝴蝶的真容，闹着打开盖子瞧个仔细。男孩子自豪地扭开盖子，一只蝴蝶倏忽间飞腾出来，魔术般消失。男孩后悔自己的大方，抓住小妹妹的衣领吼着：“看看看，自己又不晓得捉。一甲几好看咯飞走哒，赔得我！赔得我！”女孩愣愣地急红了脸，一别嘴，伤心地抽泣起来。伙伴们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出面劝说：“算哒算哒，我们下次捉甲更好看咯。”

罐子令人爱不释手，把玩大半天，晚上也陪在床头。早上醒来，蝴蝶没有了动静，拿起来摇一摇，还是醒不来。父亲笑一笑：“盖子有钻孔，出不得气，咯还不闷死哒。”无奈倒落地上，早起的鸡们一拥而上。

热风卷走春花，大地一色葱绿，蜂蝶转到远方的山里找寻新鲜口味。掉队散落一小股，留守在瓜菜藤蔓，孤寂地维系生计。盛蜜蜂、蝴蝶的瓶瓶罐罐，暂时歇息在窗台。初夏的夜晚有些闷热，萤火虫奔着昏黄的灯火飞到屋前屋后，写画出杂乱的光弧。伙伴们欢天喜地，操起蒲扇扇落一粒粒晶莹的光珠，床头的瓶瓶罐罐，又派上了用场。萤火虫忽明忽暗闪着绿光，拥挤在瓶子里聚成大光团。一队孩子拿着瓶子，高声欢呼：“看啊看啊，打电筒来哒，打电筒来哒。”晚上，荧光闪闪的“床头灯”，伴着孩子们香香入眠。

近些年，莺飞草长时节出去踏春，看着蜂蝶乱舞，老是冒出想被蜜蜂蜇一下的奇怪想法。那不就是痛并快乐着的惬意么？

租房奇事(微小说)

■何圣林

按照网上提供的租房电话，我联系了房东。房东一听是给一位老奶奶租房，当即就挂了电话。我一连联系了三家都是这样，我很纳闷，说给妻子听。妻子笑说：“谁家愿意租给一个老人住啊？真笨，下次要说你租。”

第二天，我去周边的城中村转转，那里的房子适合老人居住。我在一家墙壁上看见了租房启事。门是虚掩的，我推开门，发现院子宽敞整洁，有口水井，有棵茂密的桂花树，还有间鸡舍。这时，从屋里出来一位银发的老奶奶，看年龄跟我母亲相仿。我说：“大婶，我来租房。”老奶奶眉头一攥，说：“不租。”我忙说：“不是我住，

是我妻子陪孩子来读书，租金好商量。”老奶奶眉头稍微舒缓了一下，“附近有适合陪读的房子，你去那边找找看。”

真是古怪的老人，有空房却不租。过了几天，母亲来城里吃喜酒。下午我有事，母亲自个出去转转。晚上回来，母亲高兴地说：“房子找到了，还不收租金。”

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？房东您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。房东是位老姐，我们唠嗑了很久。她三个儿女都已成家，只是过年才能回来。我跟她说我就一个儿子，住在前面小区的6楼，儿子要接我来城里住，小区没有电梯，担心我爬楼累，就想在附近给我租间房子……老姐乐了，可不收租金怎行？你明天得去给人家租金。”

我笑说：“她为什么不要租金？不会是骗您的吧？”

母亲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等你退休就明白了。房子我看了，院子宽敞整洁，有水井，有桂花树，还有间鸡舍哩。”



清影
■李竹华 作

黄昏海岸

■陈洪任

举万顷海水，去盛装这枚绚烂的落日，是我这一时刻真实的想法；

几乎可以断定，眼前景色，是人生中美一片断。

海与落日在对我说：你眼里所见的这一切，都生发自然并呈现当下，不在乎解悟不解悟；

我佯装未听见，根本不敢接话。

莽山栈道一路行来一路花

■李玉辉

春到大地，人间芳菲，一定要去一次莽山！

莽山位于郴州市宜章县莽山瑶族乡永安村，盘山公路曲折迂回，从山脚到山顶既可领略沿途南国风光，也可以感受峰回路转险处不敢看的心惊肉跳。

春去莽山，一定要细细领略一下莽山鬼子寨栈道的意蕴悠长！

鬼子寨的栈道巧夺天工。群山连绵，原本一座座陡峭险峻又独立的山峰，因为一条长余四公里的栈道，硬是化天堑为通途。

在这条通途上行走，惬意的不只是心情。路两旁花树错落有致，蓬勃而繁多，清风拂过，香气扑面，满眼芳菲，沁人心脾。映山红簇簇连锦一路，花开满树，鲜得艳得似乎要流出汁来。荆条花纤细的身子在风中摇晃，摇晃出来的是静谧和彻悟。处于这样缤纷而宁静的氛围里，人的想象的翅膀就怎么也关不住了的。或许你该想象你就是一位王子或国王，正牵着丽人的手，检视王国里的无限江山。或许你就是一位居住于此多年的隐者，正有条不紊地温习日子里的幽静绵长。

花不知名色更娇。一路行来，花色越来越多。沉睡的诗意渐渐被花香鸟语唤醒，红尘的积怨正渐渐被松涛云影驱散。

满山的风、不时飞越的鸟儿、游人的欢笑与呐喊，连同脚下这木栈道发出的咯吱声，让寂静的山林顿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此情此景，只适合用心去慢慢领略和感悟，任何的赞叹都是多余的，包括情不自禁的惊讶和折服。

在中途供休息的亭子里，我们来到了山花最密集的地方。是在两块巨石边，两块巨石就是两座山，山脚和山顶均花团锦簇，于巍峨刚毅中显出秀美和灵动来。导游说，这就是将军石和望夫岩。将军石是一座高约两百米的巨石峰，如一位活灵活现的古代武夫，头部神情威严，身上石缝纵横有致，绝似将军披上的满身盔甲。将军的左面耸着一块方形巨石，恰似一块将军的盾牌，名曰将军石盾；右边紧挨着一棵参天古松，就像将军臂挽一杆方天大戟，又像是一根策马的金鞭。石峰上下，苍劲古松鲜花绿草点缀，活似将军战袍上的纓子，又似盔甲上闪着片片绿光。整座将军石看上去就如顶大立地的伟丈夫，透出凛然正气，正双目炯炯地凝望对面危崖绝顶上凌空挺立的望夫岩。相传古时莽山有位将军远征作战，其妻天天登上崖顶盼夫归来。将军战死，为情所感，其灵魂从远方飞回。眼看就要夫妻相会，他却再无力气，而坠下谷底成了将军石。其妻悲怆欲绝，就地化成了望夫岩。两座巨石形态逼真，犹如人工雕塑，在大山里年年月月相望相守，演绎着感动天地刻骨铭心的爱情传奇。

导游说，你知道吗，很奇怪，将军石和望夫岩下的树花草花特别的多。

传说里的荡气回肠，在数不清的山花的包裹下，于是多了一份别致的韵味悠长。

夜色渐浓，幽深的群山里渐渐升起了雾气。日暮栈道远，此时的栈道便显得有些遗世而立。鸟儿已躲进莽山深处不再啼叫，夜色紧紧裹着莽山。只有满山满坡的香气，还在不遗余力地四处纷飞……

今夜，是我的（外一首）

■宁 乔

黑暗从指尖滑落，草尖上的雨水愈来愈多就像忍不住的悲伤

风从身边吹过，带来一丝花香一个孤独的人，会突然惊醒

月亮已经在水里消失很久了江边的石头还是扑腾，扑腾

我知道，它是想抓住月亮或者说抓住月亮的影子

那时候，第一次遇见你我们仿佛是相识了多年

又仿佛是相撞的两粒浪花这又能怎么样呢？

现在你已在千里之外

我并没有放逐自己我的身体和心一样干净

看着灯火慢慢升起至少，今夜，是我的

四月某个黄昏

麻雀抓住细长的枝条风带来危险的摇晃

雨点像一个孤单的人在你面前坠落，消散

这时候，总会想起一个人，又忘记了名字也始终记不清她的脸

仿佛是个偶遇的背影你还会想起另一些事，在雨点和雨点的间隙里

仿佛一个梦挨着另一个梦

去年死去的枝条发出的嫩芽左右摇摆，仿佛某种宿命

枯黄的香樟叶在地上蜷缩着像被遗忘的人